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大夫盟于蜀）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於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

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遷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

疏 注書勳至詳之 正義曰其書勞與策勳一也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對則勳大而勞小故傳舉大以包之注云書勳勞於策明其不異也桓二年傳發凡例有告廟也飲至也策勳也桓十六年傳言飲至此年傳言書勞二者各舉其一所以反覆凡例以此知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耳所云偏行一禮謂偏行告至其飲至策勳則不可偏行也何則告廟因行飲至舍爵而即策勳策勳飲至並行之於廟豈得不告至而在廟聚飲乎不告至而入廟書勞乎明其次不然矣但告至已後或飲至而不書勞或書勞而不飲至二事或有闕其一者傳因獻子書勞復言禮也所以發明凡例釋例曰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釋之於盟釋告廟嫌他例不通故復總云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

禮也此以明公之出竟嘗無不告及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則策勳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於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唯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勳無勞告事而已

夏邿亂分爲三國分爲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邿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艱重雖邑亦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疏注魯師至言之　正義曰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彼是大夫將滿師故稱師此亦大夫者所將不滿二千五百人故直言取邿而不得言師也傳言師者師是衆人之揔名雖少亦通言之　注不用至曰取

正義曰宣九年取根牟傳曰言易也成六年取鄟傳曰言易也昭四年取鄫傳曰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此四發取例傳皆云言易也取鄫之下又發凡例云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者不用師徒即是易得之狀所以覆明凡例也若用而不勞則與不用相似故杜云用而不勞亦曰取也凡例克邑邿乃是國知雖國亦曰取釋例曰取者乘其衰亂或使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如攜言其易也傳四發取例者邿以師徒鄫叛而來根牟東夷鄟附庸國名各不同故也邿為小國非邑非夷故以凡例明之 注敵人至曰滅 正義曰國大邑小嫌邑易國難滅取止見難易不由國邑大小故注辯之上云易則雖國亦曰取此取邿邿是國也此言用力難重則雖邑亦曰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是也 注謂勝至其地 正義曰入謂入其都邑制其民人當入之日與滅亦同但尋即去之不為己有故云勝其

國邑不即有其土地如此之類謂之爲入國邑變舉者國邑皆稱入也文十五年晉郤缺入蔡是入國也成七年吳入州來九年楚人入鄆是入邑也若然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二者傳皆言滅而經書入者釋例曰狄滅衛而書入者狄無文告衛之君臣死盡齊桓存之以告諸侯言狄已去不能有其土地也曹背晉而奸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也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爲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

蔡士匄佐之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欒黶爲汏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

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爲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疏晉侯至禮也　正義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晉侯選賢未得難用其人使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令下軍將佐兼領之得慎舉

之禮也周禮夏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事未必盡然尚書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爲伍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萬人爲軍吳語王孫雄設法百人爲行十行一旌十旌一將軍引司馬法云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三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爲軍或十人置吏也　詩曰至善也　正義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儀善也刑法也孚信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言文王之法善也　詩曰至謗也　正義曰詩小雅北山之篇刺幽王役使不均平被使之人自稱己之功勞我所以特從王事者在上獨以我爲賢自云己賢是不諍也　楚子疾告

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爲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爲禰廟）請爲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

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疏注窀厚至葬埋　正義曰晉語云窀厚也說文云夕暮也從月半是夜字從夕知是以夕爲夜也厚長意同故厚夜猶長夜也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故春秋謂祭祀也長夜者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埋也以其事施於葬故今字皆從穴王意自貶祭之與葬皆不敢從先君之禮　注從先至禰廟　正義曰祭法云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此云禰廟即彼考廟也曲禮云生曰父死曰考考成也言有成德

也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禮三年喪畢遞祖遞遷新主入廟是從先君代爲禰廟也計昭穆之次昭主入昭廟穆主入穆廟皆代爲祖廟而言代爲禰廟者謂與見在生者爲禰廟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

疏 不弔至有定 正義曰詩小雅

節南山之篇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爲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疏注土功至爲時　正義曰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此節以爲農事既閒故以此時興土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之前比歲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閒故云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閒爲時言時節未是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事時也釋例曰冬城防臧武仲請畢農事故傳曰書事時也言興作出火見致用之前亦得兼以事時而禮之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

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一卿謂良霄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偪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使歸而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廢本見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疏注先征至征行　正義曰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謂征前五年而預卜之也征訓行也先王之行謹愼而卜必是禮之大者大禮遠行莫過巡守故知征謂巡守也征行釋言文也傳言卜征五年未知何代之禮案尚書舜典云五載一巡

守孔安國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周禮大行
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
云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
則十二歲一巡守如孔鄭之言唐虞及夏皆五年一巡守
然則卜征五年虞夏法也在周之世而遠陳虞夏法者蓋
重古而言之或周之巡守不必十二年也周十二年一巡
守法歲星行天一周也虞夏五年一巡守取五行遞王而
徧也　而歲至則行　正義曰禮記云卜筮不相襲鄭玄
云襲因也釋詁云祥善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今年又吉
也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善善相因則先王然後行巡守
也傳稱卜不習吉而得五年五卜者卜不習吉謂不可一
時再卜耳此則每年一卜非相習也　注不習謂卜不吉
正義曰其善不因往年是謂不習吉也脩德改卜更以卜
吉爲始又得五吉乃行也　止鄭至用之　正義曰貴者
多則勢相偪今止鄭一卿於楚以除其國內相偪之患位
不偪則大臣和睦使鄭在家之人和睦而疾楚以牢固事

於晉焉用之何須用此良霄留之於楚　使歸至愈乎
正義曰往者鄭使良霄向楚其意欲得楚執良霄則得堅事晉國是鄭本遣良霄其意如此今若放良霄使歸於鄭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使之意蘇氏之說亦然也良霄被執久留在楚今若歸之則怨恨其君以憎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差乎方言云病差謂之愈後年注以愈爲差此亦當爲差也服虔云愈猶病愈是愈爲差之義也鄭玄論語注云愈猶勝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聲伯

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奬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

疏注叔老至鄭地　正義曰叔老聲伯子叔肸孫故以叔爲氏也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爲介禮之常也此會魯使季孫宿與叔老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故以卿爲介於例唯征戰重兵詳內略外魯帥出征伐則諸將並書其聘與會唯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叔老雖則爲介而晉爲魁主亦列之於會魯人以其並列於會故並書之也傳稱宋華閱仲江會伐秦向之會亦如之則此會宋亦二卿華閱猶尚被貶仲江固不在列若二卿並敬其事俱得列會亦當並書於策何則晉主列之於會魯史無容略之也故傳言崔杼華閱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是齊宋衛三國之卿於此會也惰慢不自整攝故貶稱人罪其身故

去名氏猶序鄭卿之上從其大小舊次也去會晉情慢來是大夫即加貶責者此是仲尼新意蓋以晉率諸侯莫成晉悼霸功故也以吳來在向諸侯就向會之故不序吳於列而云會吳于向與鍾離善道同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

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

疏注諸侯至從告　正義曰二十年甯子疾召悼子曰諸侯之策云云甯殖自爲此言明知諸國策書皆云孫林父甯殖逐衛侯不言衛侯自出奔也仲尼脩春秋以其自

取奔亡之禍故諸失國者皆是被臣逐之惡非其君自出
仲尼尤其不能自安皆不書逐君之賊所以責其君也北
燕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此書名此不書名從告也
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
寗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
之經更沒逐者之名主以自奔爲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
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衛獻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
赴而書之義在於彼不在於此也注言在彼不在此者義在
自出爲罪不在名與不名以其失國已足罪賤不假復以
名責故史記隨赴而書仲尼依赴爲定也曲禮云諸侯失
地名滅同姓名記之所言當據春秋爲義滅同姓名春秋
既依用之則失地書名亦是大例而杜云名與不名無義
例者案經書衛侯燬滅邢傳云同姓也故名其言與記符
同左氏本有此例也失地書名則傳無其事且記言失地
者謂國被人奪非蔡從出奔者也州公如曹紀侯大去皆
是失地之君經不書名亦不發傳知從記之言不以名爲

貶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公羊傳皆云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則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於左氏故杜不爲此說

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爲楚所敗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謀爲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伐魯將執戎

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數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蓋苫之別名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爲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

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蠲明也 謂
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
毋是翦棄 翦削也 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
豺狼所嘷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貍
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
貳 不內侵亦不外叛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
盟而舍戍焉 在僖三十年 於是乎有殽之師 在僖三十
三年 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亢猶當也 秦師不復我

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

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不

書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

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疏注四嶽至墩煌○正義曰周語稱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共之從孫四嶽佐之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主四嶽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是四嶽爲姜姓也下傳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胄是姜戎爲四嶽之後姜姓故稱姜戎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同說此事而云允姓知姜姓之後又別爲允姓也其[illegible][illegible]是帝堯所賜允姓不知誰賜之也周語云胙四嶽國爲[illegible]伯

謂爲諸侯之長下注云四嶽堯時方伯據彼文而知之

被苫蓋蒙荆棘　正義曰被苫蓋言無布帛可衣唯衣草也蒙荆棘言無道路可從冒榛藪也說其窮困之極耳

注蓋苫之別名　正義曰釋器云白蓋謂之苫孫炎曰白蓋茅苫也郭璞曰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

昔秦至諸戎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則秦晉共遷之也昭九年傳云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似晉侯獨誘之也此云秦人逐之惠公與田乃是被秦逐而自歸晉也三文不同者此戎本處瓜州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傳是其實也昭傳王事責晉故指言晉耳此傳宣子施恩於戎故言被逐歸晉駒支順宣子之言故云秦貪土地逐我諸戎秦本實貪其土地而遷之也

譬如至踣之　正義曰角之謂執其角也掎之言戾其足也前覆謂之踣言與晉共倒之

吳子諸樊既除喪　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將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

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

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卻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

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向之會亦如之衞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子蟜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

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壓焉之怨實章

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

復之爲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疏】注詩邶至必濟　正義曰此詩本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釋水全引下三句而釋之云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曰揭褰衣裳也以衣涉水濡褌也詩意言遇水深淺期之必濟穆子賦此詩言己志在於必濟也魯語云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設叔向之意取匏有苦葉爲義此注取深厲淺揭爲義者穆子止賦此詩不言所取之意未必叔向曲得其情杜以厲揭爲義切於取匏有苦

棄故不從國語而別爲此解 不獲成焉 正義曰此役此爲報櫟之敗非欲求與秦成而云不獲成者凡與師伐國彼若服罪謝過即當相與和平故注解其意不獲成焉者正謂秦不服也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案傳諸伐國者皆服之而已不是皆成戰陳之事此何以獨云不獲成戰也 注欒黶至女也 正義曰欒鍼自以家有二位恥其無功與士鞅共馳秦師非鞅召之是誣逐士鞅也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旣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

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公欲以驚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掌樂大夫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誨教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而入見遽伯王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群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衛地）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衛獻公弟）公如鄄（鄄衛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群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

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為孫氏逐公）公孫丁御公（為公御也）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公差俱退悔而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

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諸大夫)曰有君不弔(弔恤也)有臣不敏(敏達也)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

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
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
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懸其不
逮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貺厚孫歸
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
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
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及
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

衛人將殺之（殺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許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爲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

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

乎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疏注勑戒至宴食　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宴食儀禮公食大夫禮者主國之君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已之大夫亦當放之而迎送荅拜之儀有差降耳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鄭玄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之言大夫與客禮食尚放公食大夫禮明知國君與臣禮食亦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甚大衛侯雖則無道不應與臣禮食而得棄之射鴻知是公自勑戒二子欲共爲宴食宴食者閒燕無事召臣與之共食耳　注服朝服　正義曰言服而朝明朝服也諸侯每日視朝其君與臣皆服玄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禮通謂此服爲朝服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公食大夫之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非禮食亦當服朝服也　注皮冠至與食　正義曰此公射鴻於囿而冠皮冠明皮冠是田

獵之冠也且虞人掌獵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出田獵也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服諸侯視朝之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出異於此也昭十二年傳又云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皮冠杜云敬大臣是君敬大臣宜釋皮冠既不釋皮冠又不與食二子所以怒也

弁帑於戚　正義曰孫子衛朝大臣食邑於戚其子先分兩處將欲作亂慮禍及其子故令弁帑處於戚

從近關出　正義曰聘禮及竟謁關人鄭玄云古者竟上爲關以譏異服識異言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門也衛都不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欲速出竟故從近關出也

注公徒至執之　正義曰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鄄故鄄人爲公執之討孫氏追公徒衆必盛鄄人爲公可言與之戰耳不得言執之也且文承敗公徒下豈敗公徒之後乃執之乎下文方說二子追公豈復是鄄人執二子也故杜以

爲公徒因敗而散亡鄭人爲公執散走者　初尹至貫臂
正義曰孟子云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
子濯孺子疾作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庾公之斯曰小子學射於尹公之佗尹公之
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
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
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　注軥車軛
正義曰說文云軥軛下曲者服虔云車軛兩邊叉馬頸者
暴妾使余　正義曰言暴虐使余如妾　有臣不敢　正義曰
不敢不違於禮也　余不說初矣　正義曰言余之不說於
君初即然矣不得已而從之出耳非是愛君而從在道始悔
而反也　狐裘而羔袖　正義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
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是裘之用皮狐貴於羔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

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疏】注成國大國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爲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爲成國也成國乃得半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當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也諸侯五等唯

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此據禮正法耳春秋之世鄭置六卿未必不爲三軍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

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隷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也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察其得失史爲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爲詩[illegible]盲以[illegible][illegible]納

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誹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遒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官師大夫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道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

師曠能因

問盡言

疏 注賞謂宣揚 正義曰賞者善善之名也但上之善下則賜之以財故遂以賞爲賜財之號此言天子以下皆有臣僕以輔佐其上而下之賞上不得奉以貨財唯當延其善耳故知賞謂宣揚也 注謂大至則書 正義曰周禮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史官有五名知此史謂大史者以傳稱齊崔杼弒其君云大史書之知君舉則書皆大史書也 注瞽盲至風刺 正義曰周禮樂官大師之屬有瞽矇之職鄭玄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鄭衆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無目是盲者也詩者詩也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陳曲韋昭民之所作采得民詩乃使瞽人爲歌以風刺非瞽人自爲云公以下至上士各獻諷諫之詩瞽陳樂曲獻之於王是言瞽爲歌詩之事也 注工樂至之辭 正義曰儀禮通謂樂人爲工工亦瞽也詩辭自是箴諫而箴諫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類其文似詩而別且諫者萬端非獨詩

箴而已詩必播之於樂餘或直誦其言以歌誦小別故使工誦異文也周語云師箴瞍賦矇誦亦是因事而異文耳

注規正諫誨其君　正義曰規亦諫也鄭玄詩箋云規者正圓之器以恩親正君曰規然則物有不圓者規之使圓行有不周者正之使備猶規正物然故云規正諫誨其君

庶人至誹謗　正義曰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過失不得諫爭得在外誹謗之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産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虚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周語云庶人傳語是庶人亦得傳言以諫上也此有士傳言故别云庶人謗爲等差耳

注旅陳至貴尚　正義曰旅陳釋詁文也商旅于市謂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云陳者彼云商旅不行故以旅爲商此文連于市若以旅爲商直云商旅于市則文不成義故以旅爲陳也劉炫云王制言巡守之

事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鄭玄云市典
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此亦
彼類彼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爲求利非欲諫君
但觀其所陳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自改
故亦爲諫類則齊鸞蹻之比是也　百工獻藝　正義曰
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鄭玄云五材各有工言百衆言之也則工是巧人能用五
材金木水火土者也此百事之工各自獻其藝能以其所
能譬喻政事因獻所造之器取喻以諫上即夏書所云工
執藝事以諫是也　注逸書至之言　正義曰此在胤征
之篇其本文云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此傳引彼略去每歲
孟春直引遒人以下乃以正月孟春結之殷勤以示歲首
恒必然也孔安國云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也周禮無遒人之官彼云其或不共邦有常刑是
號令羣臣百工使之諫也木鐸徇路是號令之事孔言宣

令之官杜必以爲行人之官者以其云徇於道路故以爲行人之官采訪謌謠者與孔宜令之官其事不異劉炫以爲杜不見古文以道人爲宣令之官徇路求諫而規杜氏不見古文誠如劉說然杜之所解於義自通苟生異見其義非也　注官師至規正　正義曰杜意謂師爲長故以官師爲大夫言大夫是羣官之長大夫自相規正案孔安國云官衆衆官也更相規闕其意以師爲衆杜必知官師是大夫者此云官師相規上云大夫規誨規文旣同故以爲大夫尚書文舛所對故孔云官衆衆官也

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在前年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諡舉其終 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 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 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 繄發聲 今余命女環 環齊靈公名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纂繼也因昏而加寵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疏 師保萬民 正義曰師法也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爲法而民得以安也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云放黜

師保孔安國云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是謂良臣爲民之師保也　王室至是賴　正義曰服虔本壞作懷解云懷柔也繫蒙也賴恃也王室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illegible]正也孫毓云案舊本及賈氏皆作壞杜雖不注當謂王室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大公是賴也上文不言桓公不得爲賴桓公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

昬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定立劉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

【疏】仲虺至道也　正義曰尚書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孔安國云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此傳取彼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也　注析羽至觀之　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游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是其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也鄭玄唯言全羽析羽有五采耳猶不辨羽是何羽周禮有夏采之官鄭玄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

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云掌大喪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玄云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則旌旗有是綏者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以旄牛尾著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旌上也下亦有旒縿據彼諸文言之則羽旄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而於干首猶自別有絳爲旒縿縣之於干今之旗旛尚然也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齊人建以赴會當是羽之賤者故以爲析羽不然則無以知之計羽毛所用其費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皆假之他國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楚徙都郢未有

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即爲萬民所瞻望

【疏】行歸于周　正義曰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注云城郭之域曰都言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倣之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

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疏及向戍盟于劉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 正義曰荀庚良夫郤犨等來聘且尋盟皆直云及某盟不言地者由在國與之盟也此言盟于劉者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如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樗也釋例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 注劉采至逆女 正義曰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於劉遂爲劉氏此劉夏當是康公之子即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曰天子公卿皆爵此言天子卿書字又云劉夏非卿其實非大夫而云非卿者以名相配以劉夏非卿稱名故云天子卿書字以決之傳稱卿不行故云劉夏非卿以對之皆望經傳爲義也或以爲無爵卿書字杜何意於此獨舉無爵之卿也諸侯之娶言逆女此與桓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逆女也劉炫云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爲士則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

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四同盟

疏 注四同盟 正義曰周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凡五同盟言四者唯數襄公盟也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報二年豹之聘[illegible]十

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毁之重勞且不敢閒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疏】傳注言至其實　正義曰閒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不隱其實者謂怨情實言無所隱諱故云不隱其實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禮【疏】注官師至非禮　正義曰祭法云官師一廟鄭玄云官師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是天子之官師非卿故劉夏從單靖公而譏卿不行也桓八年祭公來逆

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此云官師從單靖公唯書劉夏知劉夏獨過魯告昬靖公不至魯昬也祭公言來遂逆此劉夏不言來遂逆者彼祭公命魯主昬則是因來遂逆此不命魯主昬直過魯告耳故不言來遂也公羊穀梁亦皆直云過我也此公既行矣唯譏卿之不行不譏王不親逆是知於禮天子不親昬使上卿逆而公臨之故唯言卿不行非禮也釋例據此傳知天子當使公卿天子不親逆也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囊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

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疏】注子馮叔敖從子　正義曰案世本蔿艾獵是孫叔敖之兄馮是艾獵之子則馮是叔敖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蔿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世本

轉寫多誤杜當考得其眞　屈蕩爲連尹　正義曰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箭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官廢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也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故杜皆不解之　注詩周至爲急　正義曰周南卷耳之篇也序云后妃之志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詩人述其意后妃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使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故嗟歎思之　王及至行也　正義曰后妃之志志在輔王求賢置之於公卿以下之位耳非欲更別求賢置之於王位也但公卿以下尚欲使之皆賢豈欲王之不賢乎雖不欲他賢代王而欲使王行益賢也以周訓爲徧言徧在列位故自王以下及六服之內大夫以上皆言之各以賢能居其列位是詩人所謂周行者也計后妃之意亦下及士但傳以士卑故指言大夫耳詩注以周行謂周之列位此注云周徧者斷章爲義與詩說不同也此云能官人者謂能官用賢人爲公侯以下王則天之所命非人所用兼言王者

（王及大夫脩行善政則是為能官人故杜云自王以下各任其職）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二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皙）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

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疏 鄭人醢之三人(正義曰以文承司臣之下嫌其亦醢司臣故言三人)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成郛(郛郭也)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

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爲明年會溴梁傳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

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貴玉得富疏不若人有其寶正義曰我得不貪女得玉是我與女二人各有其寶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疏注踰月而葬速　正義曰四年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纔別月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越也所越有多有少俱是踰越之義故杜弘通兩解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

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上諸侯大夫可知

〇注不書至故也　正義曰傳於會溴梁之下晉侯與諸侯宴乃言高厚逃歸則高厚會訖乃逃也於會不書齊者以高厚逃歸晉人怒之諸侯即有伐齊之志不與高厚得爲來會公歸告廟歷告所會不告高厚故不書也　注諸大至可知　正義曰公羊以爲溴梁之盟君若贅旒然穀梁云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皆以爲此時諸侯微弱權在大夫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政教約信在於大夫其事不由君也不曰諸侯之大夫者刺大夫不臣也賈服取以爲説言惡大夫尊而君失權也案傳荀偃怒使諸侯大夫盟高厚以君臣不敵故使六大夫盟之君使之盟非自專也以齊人既有二心高厚歌詩不類知小國必有從齊者

也諸侯大夫本意欲盟高厚高厚雖已逃歸仍恐餘國有二故大夫遂自共盟使同會之國皆一其志也雖溴之會文隔袁僑如會故重言諸侯之大夫今此間無異事直言大夫即是上會諸侯之大夫不言諸侯以可知故也

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不以歸京師非禮也

疏注邾莒至禮也　正義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四年莒人侵我東鄙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邾莒二國數侵伐魯也凡例云君不道於其民則稱人以執知此二國君又皆無道於民故稱人以執之也諸侯不得相治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皆書歸于京師此言以歸乃是自歸晉國故非禮也

齊侯伐我北鄙無傳齊貳晉故夏公至自會無傳五月甲子地震無傳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

寗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序鄭上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荀偃在下注荀偃至在下　正義曰春秋之例征伐則主兵者爲先雖大夫爲將諸侯從之亦以主兵爲先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是其事也但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方示叔老可以會鄭伯故退荀偃於下所以特見此義故發傳云爲夷故也宋太於衛稱人而在衛下宋使大夫爲將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無傳書過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羊舌肸爲傅肸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祁奚

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去劇職就閒官韓襄無忌子虞丘書為乘馬御代程鄭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取之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且曰通齊楚之使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書執在大夫盟下既盟而後告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歌古詩當

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

歸齊爲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

向戌衞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

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許男請遷于晉

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

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

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

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夷平也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十二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不書不告復伐許而還許未遷故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

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

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疏羊舌肸居傅　正義曰成十八年傳士渥濁爲大傅此代士渥濁亦當爲大傅也宣十六年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注云大傅孤卿彼以中軍之將兼之故知是孤卿也士渥濁以大夫居之今此復代渥濁亦是大夫也昭五年傳楚子稱叔向爲上大夫明此以上大夫爲傅也諸侯之有孤卿猶天子之有三公無人則闕故隨其本官高下而兼攝之也而衛冀隆不達此意以士渥濁叔向等皆爲卿故爲大傅若是大夫何得居孤卿之位妄以彈杜於義非也　注齊有二心故　正義曰歌古詩各從其恩好之義類高厚所歌之詩獨不取恩好之義類故云齊有二心劉炫云歌詩不類知有二心者不服晉故違其令違其令是有二心也　注齊爲至從者　正義曰荀偃不言齊有異志而云諸侯有異

志故解之以高厚若此故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惣疑諸侯有異志不獨疑齊故高厚雖逃猶自諸國共盟也　注夷平至鄭伯。正義曰春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於外則依實而言於魯則言不以實不實者魯國亦是宋衞之匹其常會序列當在宋下衞上及其書策皆云公會某侯雖會霸主亦魯在其上大夫出會魯亦在先如此者客主之言所以爲文其言固當有異耳以上客之故先魯而後他國魯非實在先也傳稱在禮卿不會公侯而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譏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是也杜云體例已舉據用魯史成文是春秋無譏既常不譏無以示可否之義故於此變文以示例特言書曰是仲尼新意舊史當書荀偃在前今仲尼改之不先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至之鄭伯以當時共伐許者皆是諸侯之大夫義取與鄭伯尊卑皆平得會鄭伯故也言後至之鄭伯者三月會于湨梁夏公至自會則鄭伯亦已歸矣五月之下始書伐許鄭伯開將伐許乃從諸侯之師是諸侯謀伐已定鄭於此

來從之故杜言後至也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

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楚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

社稷而使魯及此及此憂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雅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嗷嗷然若鴻鴈之失所大曰鴻小曰鴈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疏注禘祀至吉祭　正義曰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如彼傳文則既祔之後可以爲烝嘗也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巳烝于曲沃仍云未得禘祀知此禘祀是三年喪畢之吉祭也　圻父　正義曰此詩小雅篇刺宣王也云圻父子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注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云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下畝而敗之時也　注鳩集也　正義曰釋詁云鳩聚也

聚亦集之義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無傳宣公也四同盟

疏注宣公也四同盟　正義曰經不書葬故詳言其謚牼以成十八年即位其年盟于虛朾襄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皆魯邾俱在凡六同盟沈氏云去虛朾之盟又不數溴梁故爲四劉炫以爲杜氏誤非也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稷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九月大雩無傳宋華臣出奔陳暴亂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亂時來告書過

疏

注暴亂至來告　正義曰傳說此事文在冬下知其實以冬出經書在秋故知追以秋告實冬出而告以秋明以華臣始作亂時來告也但傳因華臣之出本其懼罪之由故於冬之下追言華閱卒耳其實華閱之卒或在九月之前華臣弱其室殺其宰當在九月內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司徒卬陳大夫畀宋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詬之詬罵也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

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爲明年晉人執石買傳

傳親逐至爲厲　正義曰蒯與其父共逐其君則是身親爲惡故言親逐而君爾父爲厲者父爲惡首故以惡見屬之　注孫蒯不書非卿　正義曰經書他國征伐例書元帥而已此經已書石買縱蒯是卿亦不書非爲此注者蘇氏云孫氏世爲上卿蒯若是上卿應書蒯不書石買故云非卿也或可事由孫蒯故決之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前年圍成辟盜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泰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

耶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紇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

疏君賜不終　正義曰來唁是君之恩賜使賤者唁是爲惠不終也服虔云言君義已故來唁之是惠賜也謂已無死不以義望已是不終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臣閱之弟皐比閱之

子罕使易之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與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之惡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

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疏不如盖之正義曰服虔云盖覆盖之言左師無鷹鸇之志而盖不義之人故尤之此未必然正是左師諱國惡恥聞於外故盖之耳非是畏華臣也為已短策正義曰服虔云策馬捶也以為短策過華臣之門助御者擊馬而馳惡之甚也必為短策者私助御者不欲使人知也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晳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

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　注闔謂門戶閉塞　正義曰月令仲春脩闔扇鄭玄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是闔爲門扇所以閉塞廬舍之門戶也）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晏嬰麤縗斬（斬不緝之也縗在胷前麤三升布）苴絰帶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此禮與士喪禮略同）

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爲大夫而行士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曰唯卿爲大夫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者

疏注斬不至升布　正義曰喪服斬衰裳傳曰斬者何不緝也馬融云不緝不緶也謂斬布用之不緶其端也衰用布爲之廣四寸長六寸當心故云在胷前也喪服傳曰衰三升鄭玄云布八十縷爲升然則傳以三升之布布之最麤故謂之麤也以麤布爲衰而斬之故以麤縗斬爲文之次　苴絰帶杖皆棄　正義曰喪服云苴絰杖絞帶此傳帶不言絞亦當爲絞帶也若要帶則謂之絰故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杖竹杖也絞帶者繩帶也馬融云蕡者枲實枲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苴者麻之色鄭玄士喪禮注云苴麻者其貌苴以服重者尚麤惡喪服及此傳絰帶杖三者皆在苴下言苴以包

首苴也絰帶用麻杖用竹麻竹雖異而其苴則同故云皆
常苴也鄭玄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此言絰者謂首絰也凡
喪服冠纓帶屨皆象吉時常服但變之使麤惡耳其衰與
絰是新造以明義故特爲立其名衰之言摧也絰之言實
也明孝子之心實摧痛故制此服立此名也衰當心絰在
首獨立名於心首者心是發哀之主首是四體所先故制
服以表之要絰之下又有絞帶要絰殺首絰五分之一絞
帶殺要絰亦然雖大小有三等而同用苴麻喪服杖在帶
上此傳杖在帶下者喪服具明其服故杖在上然後言絞
帶冠繩纓此傳略言其禮欲明帶與絰俱用麻故杖在帶
下喪服傳云菅屨者菅菲也菲者屨之別名故杜注云草
屨也　注此禮至正文　正義曰喪服傳文及士喪禮記皆
云居倚廬寢苫枕凷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是此禮與
士喪禮略同其異者唯彼言枕凷此言枕草耳然枕凷者
乃是禮記及喪服傳耳亦非喪服正文杜意言古禮未必
無枕草之法也居倚廬寢苫者鄭玄云倚木爲廬在中門

外東方北戸苫編槀也此初喪爲然其既虞之後則每寺
有變具於禮文鄭玄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
外之一知者古者一斛百二十斤一斗十二斤十二斤百
九十二兩一外十九兩二分少八分未充二十兩更取一
外分作百九十二分二十四分取一得八分添前十九兩
二分是爲二十兩也　注時之至譏之　正義曰雜記云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
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如彼記文則大
夫與士喪服不同記是後人所記記當時之事今此晏子
之老亦譏晏子所爲非大夫之禮是時之所行士及大夫
喪服各有不同也晏子實爲大夫而行當時之士禮晏子
反時以從正其家老不解謂晏子爲失故據時所行而譏
之也晏子其父始卒則晏子未爲大夫言晏子爲大夫者
禮喪服大夫之子得從大夫之法　注晏子至家老　正
義曰檀弓云魯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
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

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己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荅家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駮人之非孫辭以辟咎義也夫家語雖未必是孔子之言要其辭合理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鄭玄注雜記引此傳言晏子云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喪服服布麤衰斬衰三升義服斬衰三升半爲母服齊衰四升正服齊衰五升義服齊衰六升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降服小功十升正服小功十一升義服小功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鄭注雜記云士爲父斬衰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言縷之精麤如三升半成布而縷三升故云麤衰在齊斬之閒鄭又云士爲母衰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衰六升縷而五升鄭玄以雜記之文士爲父母兄弟之服不得與大夫同皆縷細降一等其縷數與大夫同但雜記之文記當時之制以當時大夫與

□有異故爲此解非杜義也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能行朝禮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者宜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爲行人之使執之故書行人以罪晉秋齊師伐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不入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三同盟

疏注禮當至同盟○正義曰僖四年許男新臣卒傳曰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男加一等葬之以侯禮此

晉是伯爵與許男同當葬以公禮也彼許男之卒不書于師此言卒于師者釋例曰若卒于朝會或書師或書地者史之成文非義例所存也負芻以成十四年即位十五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襄五年于戚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溴梁凡六同盟不數成公之盟溴梁是大夫去之是爲三劉炫以杜爲誤非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嘗與晉接故曰始）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純留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爲曹故也（前年衛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

訟弗勝[厲公獻子所弑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梗陽晉邑在太原晉陽縣南皐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

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

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

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

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

同伐齊湨梁在十六年盟曰同討不庭齊侯禦諸平陰塹防

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爲險

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

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斾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斾先（僞以衣物爲人形也建斾以先驅）輿曳柴而從

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衛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根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

絳欒盈以下軍克鄀（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鄀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間暇）孟莊子斬其榆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榆木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

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馬大子光也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疏注彪晉至末臣　正義曰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諸侯於河神其辭不得稱臣故解其意稱臣者以明上有天子言己是天子之臣以謙告神也曾祖曾孫者曾為重義諸侯之

於天子無所可重曾臣猶末臣謙卑之意耳　注平陰至書圍　正義曰平陰城南有防者地形備在杜觀其跡而知之也言塹防門而守之明是齊人自於門外作塹以固守也此平陰齊邑而言圍齊者沈氏云君在故稱圍劉炫云案下傳范鞅門于雍門又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既門其三門即是圍事杜何知不以門于三門爲圍必以禦諸平陰爲圍乎今刪定知不然者案上九年諸侯伐鄭傳稱門其三門而經不稱圍則攻門非圍也此傳云塹防門而守之則是設圍之道劉以門其三門爲圍而規杜氏非也　注脰頸也　正義曰說文云脰項也考工記云以脰鳴者又曰大體短脰數目顧脰公羊傳稱宋萬搏閔公絕其脰鄭玄何休皆以脰爲頸頸之與項亦一物也　乃弛弓　正義曰下云其右具丙亦舍兵則此是州綽弛弓也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權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弗許（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甞統師自出）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甞之（甞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

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内保守）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城皐縣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有滍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唯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天

時地利不如人和 疏 甚雨及之 正義曰楚師南行有大雨從北而南遂及楚師 注歌者至彊弱 正義曰律呂雖有十二其風有八八風者乾風不周坎風廣莫艮風調震風明庶巽風清明離風景坤風涼兌風閶闔八方之風風別先有其音曲揔吹律呂以詠八方音曲今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服虔以爲卯酉以北律呂爲北風以南爲南風與杜八風義違非杜義也 多死聲 正義曰服虔云南風律氣不至故聲多死 注歲在至西北 正義曰歲星右行於天大率一歲行一次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距此十一年卻而數之此年在豕韋豕韋一名娵訾當亥之次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其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注言天至人和 正義曰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

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

疏 公至自伐齊 正義曰往年圍齊今以伐致傳旣不說杜亦不解公羊傳曰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其意言往年同圍齊者實非圍齊故以伐致穀梁傳攻平陰齊侯塹防門而守之則是兵實圍齊不得如公羊說也賈逵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伐者加兵之名圍則伐內之別圍伐終是一事不得各有其勳何言策伐勳也但圍是伐內之別此言至自伐齊僖二十九年言至自圍許史異辭無義例

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北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

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疏】注世子至同盟　正義曰環以成十年即位十五年國佐盟于戚十七年自盟于柯陵十八年崔杼于虛朾襄三年世子光于雞澤五年世子光于戚九年世子光于戲十一年世子光于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為杜誤非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録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城西郛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魏郡内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督揚即祝柯也）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為界故曰取邾田）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如輩戰還之賜唯無先輅）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

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爲鼎之先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癉疽惡創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士匄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欒盈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自恨以私

待人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爲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弁林父不別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

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疏注邾田至邾田正義曰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爲界取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

邾人取以爲巳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鄟田也公羊傳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漷水爲竟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賈服取以爲說言刺晉偏而魯貪案傳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公羊之說不可通也

注荀偃至之先　正義曰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玄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彼雖主說昏幣但經傳所言束帛束錦者其束多少皆與彼同故云五匹爲束也吳子乘以十二年卒乘獻此鼎鼎於魯魯人因以其人名之謂之吳壽夢之鼎今以此鼎賜荀偃也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之老子云雖有拱抱之璧以先駟馬謂以璧爲馬先也僖三十三年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謂以韋爲牛先也二十六年鄭伯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謂以車服爲邑之先也皆以輕物先重物此錦璧可執

馬可牽行皆輕於鼎故璧馬爲鼎之先以輕先重非以戯先貴鼎價未必貴於璧馬也　瘅疽生瘍於頭　正義曰說文云瘅勞病也疽癰也癰腫也瘍頭創也然則傳言荀偃病此疽腫膿潰遂生創於頭杜云瘅疽惡創畧言其病創耳　百穀　正義曰穀之種類多言百舉成數也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林鐘律名鑄鍾聲應林鐘因以爲名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天子銘德不銘功　諸侯言時計功　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　大夫稱伐　銘其功伐之勞　今稱伐則下等也　從大夫故　計功則借人也　借晉力也　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

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為城西郛武城傳]

䟽 注林鐘至為名 正義曰月令季夏律中林鐘是林鐘六月之律名也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賈逵云律謂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考成也成平也平中和之聲度律呂之長短以立均鐘以成和平之聲而百官之道得象而儀之是言度律呂長短然後鑄鐘鐘聲應律遂以律名鐘此鐘聲應林鐘故以林鐘為名 稱伐則

下等也　正義曰諸侯之銘當言時計功魯之伐齊也借人之力功非已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稱唯有從行征伐可得稱伐勞耳伐雖可稱若稱伐則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爲下等不足爲功美也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　兄子曰姪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爲號懿聲皆謚

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　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

仲子生牙屬諸戎子　屬託之

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　齊侯許之

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廢立嫡之常

閒諸侯難　事難成也

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列諸侯之會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

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

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

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

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終言之尸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黥刖之刑雖有刑不在朝

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瀆

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公易

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

疏 注終言之　正義曰知終言之者以云尸諸朝非禮下始云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即位若非即位之後豈得尸戎子於朝故知傳終言之

注無黥刖之刑　正義曰婦人淫則閉之於宮犯死不得不殺而云婦人無刑知其於五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刖也三等之刑墨輕刖重故舉其輕重而略其劓也周禮謂之墨尚書謂之黥黥墨爲一故依尚書言黥也服虔云婦人從人者也故不爲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若與男子俱受黥刖劓亦是婦人刑矣何獨主男子而婦人從之也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男子乎　注禮之至君命　正義曰傳言禮也則兵不伐喪必有常禮禮有此法故聞喪即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何休云禮兵

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唯義所在故善之是與左氏同妨穀梁傳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其意言待命乃還故杜言不必待君命所以排穀梁也

於四月丁未於此年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四月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

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

疏注大路至服路　正義曰二十四年穆叔如周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與此並賜諸侯之卿其文皆云大路知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摠名

也周禮巾車王之五路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又有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又曰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周禮有此文耳其封諸侯賜之以車則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其賜諸侯之卿則無文釋例曰周官王之五路及卿大夫士服車各有名又有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謂此上五路之良散當以出賜故言其用非常也傳通稱玉路金路爲大路及賜魯穆叔鄭子蟜當是革路若木路所以封四衛及蕃國之君也而亦曰大路者據受王之殊錫皆舉其摠名或云先或云次當各自以就數爲差也杜言當是革路若木路者雖疑不敢質謂當是此二路也必疑然者以服車稱車不稱路王若賜之夏篆夏縵不應謂之爲大路名之曰大路必在五路之中矣金路象路乃賜同姓異姓之國君不可以賜其臣而傳稱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位當小國之君則車亦可以同之故疑是革路若木路也革路木路路之卑

者亦稱大路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揔名也若受之於君或稱先或稱次杜云以就數為差者三命之卿就數三再命之卿就數二故鄭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也若其不然王賜叔孫穆子其車若是夏篆夏縵即與常車無異何故生弗敢乘及死乃請以葬也鄉飲酒禮者大夫之禮也工人卒歌上人獻工大師則為之洗鄭玄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為之洗尊之也彼尊君賜樂謂工師為大師此尊王賜車謂王車為大路其意類於彼也膏肓何休以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為短案周禮天子袞冕上公亦稱袞冕天子析羽為旌諸侯及大夫亦稱旌又天子樂宮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於天子大路之名乎何休之難非也

秋八月齊崔杼殺

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爲國討文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爲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宋子

(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二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其子)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二子幷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子革卽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問守備焉以無
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顧齊侯之揖而還
登城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
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醢衛于軍 疏 見衛至乃登　正義曰杜於此注皆用賈
逵之說服虔引彭仲博云齊欲誅衛呼而下與之言因可
取之無為揖之復令登城仲博以為齊侯號衛衛懟而下
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故令守者以無
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登城服虔謂此說近
之案傳之次第衛在城上號之乃下是衛下也問守備焉
問衛也若其別問餘人當云問其守者不得云問守備也
若齊侯揖之而命士卒登城則士於此時已登矣何故下
文方云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也衛已下城齊侯不即執

取者或有所隔礙不得取之漢末曹操與馬超對語徐晃與關羽對語皆讎敵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古之人乎

夜縋納師　正義曰二子因其無備先往城上乃從城上縣繩納師城西鄆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爲鐘故懼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爲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肹敢不承命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疏注四章至救助　正義曰控于大邦乃是載馳五章而云四章者文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

意在五章而幷賦四章彼注已云四章以下故於此略之詩注云拯王也今衛侯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閔之故欲歸問之

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必不有其宗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疏注蹷猶拔也　正義曰蹷者倒也樹倒必拔根故云蹷猶拔也父是親之極孝爲德之本於父尚猶不哀必是不能愛人也已不愛人人亦不愛己人皆不愛必將喪家知其不能保有宗嗣也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莒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

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

大夫公子燮莊公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燮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疏注稱弟明無罪也正義

日傳言非其罪也則無罪之文明矣而云稱弟明無罪者賈逵以爲稱名罪其偪杜以鄭段有罪去弟以罪段今此存弟非是罪黃之文也言此以排賈氏也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

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

向督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其盟結其好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

疏 盟于至故也 正義曰於經服異則稱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是齊已服於晉矣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晉以齊既平和而召諸侯以為此會傳解其為盟之意故云齊成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伐之非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

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二慶陳卿恐黃偪奪

其政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晉楚人以爲討陳討責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徵發無准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公子黃

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爲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疏注稱弟至二慶 正義曰稱弟者止爲罪陳侯但陳侯之罪罪在信二慶故杜兼言二慶耳稱弟不爲罪二慶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也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御臣下使逐其弟傳曰言非其罪也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示互舉之文也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絶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

褚師段

逆之以受享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

疏賦魚麗之卒章　正義曰魚麗詩小雅物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鱨鯊魴鱧鰋鯉所有旨酒也維其時矣者注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

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爲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爲叛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辭

疏注二邑至之辭。正義曰杜解地邑處爲其例言在者指如其處言有者以示

不審此言二邑在高平者知其在高平郡界耳又言有若並不審其處也釋例曰漆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閭丘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是二邑知在高平而不審其地故言有也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書爲叛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荀寅等皆書爲叛叛者背其本國之大辭也此及莒牟夷邾黑肱亦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據其至魯爲文而言來奔内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且傳謂庶其等爲三叛人明其亦是叛也

夏公至自晉經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已稱名罪之

疏注盈不至罪之 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書其族也文八年宋司城來奔卑其官也又十四年宋子哀來奔稱其字也皆爲無罪不書其名則書名爲罪之文據傳盈無大罪故辨之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其名罪之也不能防閑其母詩序文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又校人謂馬廄

為閑則閑是攔衛禁防之名也禮之防失若彼閑然論語云大德不踰閑閑謂禮法言不能以禮法禁防毋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闕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

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

給其賤役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紀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欲有所治除於人亦當顧己得無亦有之

名言茲在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今可施於此允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己誠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

疏注計公至一人 正義曰杜以姑爲父之女昆弟姊是已之女昆故計公之年以爲寡者二人劉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今知不然者以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令大子公衡爲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

劉以爲成公之姊而規杜氏非也　子壽　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盡爲何不也　注給其至之人　正義曰昭七年傳曰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自阜至牧有八等也其大謂庶其從者當給之以八等之人　軌度至徵也　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軌則法度可明以爲徵驗也劉炫云軌法也行依法度而言有信也　夏書至念也　正義曰念茲在茲謂念此所行之事欲施於他得可施之在於此身然後行之釋茲在茲釋除也謂有所除治於此前人之上亦當在此身無有罪過然後除之名言茲在茲謂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於此猶若名此除盜言此除盜已能除盜是除盜之事可施於此若已不能除盜遣人除盜是不可施於此也允出茲在茲允信也謂誠信之心出於此身則善亦誠在此身也信由己壹謂信實由己專壹然後善功可念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　庶其非卿也　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邾莒之徒小國不合有卿釋例曰公侯伯子男及其

卿大夫七命數周官具有等差當春秋時漸已變改是以仲尼丘明據時之宜仍其行事從而然之不復與周官同而先儒考合周官禮記各致異端今詳推經傳國之大小皆據當時土地人民不復依爵故書秦楚之卿而略於滕薛也諸侯大國之卿皆必有命固無所疑其總名亦曰大夫也故經傳卿大夫之文相涉晉殺三卿而經書大夫無丘之會傳稱大夫亦皆卿也蜀之盟齊國之大夫湨梁之盟小邾之大夫此不命一命之大夫然不書也命者謂其君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則皆以卿禮書之於經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莒杞鄫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得列於會者甚衆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會盟戰伐甚多唯曹之公子首得見於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皆不書之也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命制者少也又邾庶其等傳皆言非卿以地來奔既必書紀裂繻來逆女傳曰

卿爲君逆知此等微國亦應有卿有卿雖應書於經徒以卑陋制不合禮失禮之例杞降爲夷莒雖具官君子貴之至於此等卿而不備禮亦所以見其略賤也諸儒以爲邾莒無命卿既自違傳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穎氏以爲再命稱人傳曰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大明春秋書卿名氏之例以邾莒自當有卿若有再命則書名氏其不書於經皆爲禮不備故應其非卿謂非再命之卿也

齊侯使慶佐爲大夫慶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爲令尹訪於申

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教[illegible]而貴臣[illegible]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緜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爲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爲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疏注繭緜衣正義曰玉藻曰纊爲繭緼爲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緜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繭是袍之別名謂新緜著袍故云緜衣也置冰牀下使有寒氣其上加緜衣暑月多衣所以示疾

蘧栢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栢子蘧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

怨欒氏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言亂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責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

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下軍佐）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

若何言雖因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

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詩小雅案今小雅無此全句唯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良矣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

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氏祁縣今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

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

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

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

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其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烈文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

焉謀鮮過有慕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辭於行人王行

人也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重得罪於郊甸謂爲郊甸所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布陳也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

君命焉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

使候出諸轘轅候送迎賓客之官也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

疏以范氏至政矣

正義曰桓是懷之謚大夫稱主誣欒盈言盈以范氏爲死桓主道范氏之意以桓主已死其家衰弱故陵侮欒氏而專晉國之政矣　秋欒至叔羆　正義曰如此傳文則欒盈出奔之後宣子始殺十子也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乃問陽畢陽畢對曰論逞志而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也欒氏之誣晉國久矣欒書實覆宗弑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如國語則先殺十子後逐欒盈與此異者賈逵云十子皆欒盈之黨知范氏將害欒氏故先爲之作難討范氏不

克而死然則欒盈城著十子在國謀殺宣子不克宣子先殺之乃使適著逐欒盈此傳先言欒盈後言其黨耳非是欒盈既奔之後殺十子也此傳言城著而遂逐之則是就著逐欒盈國語言適曲沃逐欒盈者曲沃是欒氏之采邑蓋就著逐其身適曲沃逐其家也　優哉游哉　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案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與此不同者蓋師讀有異　有覺至順之　正義曰此詩大雅抑之篇　惠我至保之　正義曰此詩周頌烈文之篇　注逸書至安之　正義曰此引書曰夏書胤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則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有謨勳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　鯀殛而禹興　正義曰尚書稱堯使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乃求得舜而舉用之歷試三年乃禪以位舜典美舜之功象以典刑之下始云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作者先敍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摠見之是言舜初

被徵用先誅鯀而後舉禹故言鯀殛而禹興僖三十三年
傳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皆言誅鯀乃舉禹而鄭玄注尚書以爲禹治水既畢
乃流四凶言其先舉禹而後誅鯀既違經傳之文且復於
理不當故王肅難云禹治水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
爲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使父殛舜
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
哉　注大甲至大德　正義曰大甲湯孫世本紀文也書
序云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大甲三篇是大甲能自改悔伊尹復之之事也
注大君謂天王　正義曰進言於王而稱大君知大君謂
天王也大君君之大者故以爲天子易云大君有命亦謂
天子也　注尉氏討姦之官　正義曰歸死尉氏猶言歸
死於司敗明尉氏主刑人故爲討姦之官周禮司寇之屬
無尉氏之官蓋周室既衰官名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其司
敗亦非周禮之官名也　使司至氏者　正義曰周官司

寇掌詰姦慝刑暴亂當使司寇而此云司徒者以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起徒役以比追胥以此追寇盜是其所掌獲得罪人乃使司寇刑之耳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三年始來見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須禮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剽傳

疏會朝至亂也　正義曰經訓常也法也會以訓上下之則朝以正班爵之義是會朝為禮之常法也政待禮而行猶人須車以載禮是政之車輿也禮運云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言政行於外身藏其中政是身

之所守以怠慢於禮則政無事無事則政不行是失政也君既失政則身無所守失政則身不立是其所以亂也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爲已用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爲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敢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

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鬬勝而先鳴莊公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爲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版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隷新言但爲僕隷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疏】注四子晉大夫 正義曰國語陽畢對公公許諾盡逐羣賊謂此也 子爲至勇也 正義曰子斥宣子也子能爲彼欒氏待遇其人如欒氏彼待子之恩乃亦爲子之勇矣 識其枚數 正義曰十八年傳云以枚數闔枚謂馬檛以馬枚數門扇之板此云識其枚

數枚謂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也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爲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令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爲公謝不敢故不書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

酒御叔魯御邑大夫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傳言穆叔能用教

疏注公頻至不書　正義曰經書正月公至自會則武仲初發公仍未至傳言武仲如晉正爲御叔傲使不論聘晉之意故杜原公之未歸而遣使使又不書於經知是魯之守臣使適晉也二十六年鄭伯朝晉而歸使公孫夏謝不敏知此亦是爲公謝不敏非公命故不書也服虔云武仲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爲司寇後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　注武仲至之聖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鄭玄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是聖者通識之名時

人見其多知故以聖人言之非爲武仲實是大聖人也尚書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　注古者至用敎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凡建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四之一鄭玄云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此是諸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司勳職云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玄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其國邑言以國邑爲己之家有貢於公者是臧己而貢之故以重賦爲罰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夏晉

人徵朝于鄭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鄭卿

官也公孫僑子產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言朝執事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

從寡君以觀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否）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屬）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朝正）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石盂石臭）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

於嘗酎（酒之新熟重者爲酎　嘗新飲酒爲嘗酎）與執燔焉（助祭）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翦爲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　不堪命則成仇讎）敝

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疏（注少正鄭卿官也 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爲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時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也 注朝正 正義曰言以會歲終則歲事終以王正月朝正也朝正二十九年傳文也 注酒之至嘗酎 正義曰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玄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彼言飲酎當是夏祭之後此言嘗酎謂見於夏祭故云與執膰焉謂祭未受胙肉也 注口實至而已 正義曰但有儆責之言實於口也服虔云口實謂譏譏也）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

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爲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

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愼法度戒未然

疏注四時王盛也　正義曰少牢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令公孫黑肱使黜官薦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一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祫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

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祭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爲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滅之也　詩曰至有焉　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侯維也言謹慎爾身唯在依法度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鄭子張其有此詩之義焉言生在敬戒是慎法度也貴而能貧是戒不虞也

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爲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

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illegible]）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illegible]）（君命罪之重）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illegible]）（裂以徇）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命取殯）

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讎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薳子不欲與語也）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

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 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 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 蒍子惶懼意不在御 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已死復生白骨更肉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 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斥己 不然請止 止不相知 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辭遣之 十二月鄭游

眅將如晉（游眅公孫蠆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游眅子大叔眅弟）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之不脩益明也）

疏注交怨至明也　正義曰若游氏報殺此人則人知其父被殺其父所以見殺爲奪人妻故也報殺則人知其父非是父之行不脩益明也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二

鄉貢進士馮嗣祖校勘